醉美八一塘

依兰/文

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——坞根八一塘。

一年中总会有那么几天会来这里走走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枯草，滩涂，渔船和落日，都是记忆中惊艳的时光！静坐坝上，看白鹭嬉戏，看云卷云舒，看螃蟹在泥里穿梭，看草木在微风中摇曳，看岁月轻轻抖落光阴的影子。没有嘈杂，没有游人，极目处，我们就是唯一的人在画中游。

今朝，趁着周末闲暇，又惦记着要来一趟。

此次，我是专为落日而来的。我们到时已是落日余晖映晚霞，海天一色美如画。

“哇！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儿子在前面兴奋地大喊！“很应景啊！”老公表扬道。小小少年咧着嘴，在夕阳里想着关于“夕阳”的诗。

八一塘的海风徐徐地吹，拨动了夕阳下雀跃的心，那是久违的海阔与天空！我左手抱着女儿，右手搂着儿子，在对面男人的手机里定格岁月静好。

因为涨潮，无法下去捉螃蟹，老公就在坝上陪着儿子奔跑，像风一样自由！

我抱着女儿，静静守候着落日，看它一寸寸染红天际，看它一寸寸落下，看它投影在海塘，然后整个海面也似着了火一样，燃烧起来，红彤彤的。微风乍起，细浪跳跃，搅起满塘的流光溢彩。

许是落日太过神圣，连白鹭也不忍飞起，立于船沿，静静地陪着我们。最后一抹晚霞簇拥着娇羞的新娘，无尽地变幻着，远处的海，早已张开双臂，迫不及待地想把所有的绚丽揽入怀中。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那一抹晚霞，和那一轮夕阳，挂在天边，印在心里，刻进了岁月，年年岁岁。落日红霞映海塘，最美是黄昏啊！

终于，一眨眼之间，那一轮火红就投入了大海的怀抱，再也寻觅不得！天一下子暗了下来，远山和近树开始朦胧起来，海塘似一下子熄了火，凉了半截，回归了宁静，只泛着冷冷的光。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望海楼前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，蟹肥鱼鲜，很多人都慕名而来，我们找一处露天的餐桌，海风轻拂，灯光摇曳，慢慢地品，慢慢地聊！

儿子不喜欢吃海鲜，就专心欣赏喷泉和夜色，找准各个角度，拍摄美景，女儿刚刚体验食物的美好，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吃，一直叫嚷着要吃东西，手舞足蹈，很是着急，我有点应接不暇，蟹肉不好弄，毛豆也要剥，根本跟不上她的节奏。

吃饱喝足，不忍离去。秋月清凉，秋风徐徐，秋叶飘摇，送来阵阵海的气息，夹杂着泥土的味道，海鲜的腥味，还有稻谷的芳香，都在空气里弥漫开来。

“去坝上走走吧！”然而就在出门一刹那，大家都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原来门口的大树上白色点点，似花开朵朵，甚是壮观！恰有车辆经过，白花居然翩然起舞，旁边的陌生食客不禁愕然，我连忙解释：这满树满枝头全是白鹭，夕阳西下，倦鸟归巢，栖息在此！“哦，原来是白鹭！想必这里环境不错！”他拿出手机，不停地拍摄，无奈天太黑，光太暗，根本拍不出万分之一的惊喜！

秋风吹，灯影晃，夜悠悠！我们在八一塘的坝上漫步，儿子忽然遗憾地说：现在居然涨潮了，要不然，可以抓螃蟹！是啊，前年，父子俩把鞋子弄得脏兮兮的，一个螃蟹也没抓到。许是想起了螃蟹的狡猾，许是想起了满身泥巴的狼狈，许是想起了同学的能干，儿子叉着腰大声宣布：下次一定要带足装备，再来大战螃蟹君。豪情壮志里有着少年的自信，我似乎看到了他们满载而归的满足。

夜色在坞根的天际间蔓延，目之所至，只有月亮的清辉洒在海塘里，星星点点，泛光的滩涂水汽氤氲缭绕。我似乎走进了梦里，正守着一艘渔船，摇动双桨，驶向远方……

前往甜蜜村

追寻[redacted]

糖

那满嘴的香味

挂满了万顺红糖的园子

榨汁

装进罐子

你再来

熬糖

制作手工小吃

她说

●赵文斌

永恒的方山

方山[redacted]

悬崖

栈道 地很辽阔

深涧

●冀人俐

书院

震撼

坞根的山

赵佩蓉/文

坞根多山，这是我踏上这片土地后的最初印象。三面环山，境内有大济山、茅陶山、大莱山诸山，镇以山得名。清《嘉庆太平县志·叙山》载：大济山，在县西二十五公里，山顶有大济堂，下即大乌根、小乌根，旧名“乌根”。

山，给坞根的土地打上了深深的印记。地名就是最显性的呈现。镇所属的村居名称，大多跟山有关，蒋山（旧写作“桨山”）、小坞根、大地山。那一片含辛茹苦养育每一个子民的山地呀，没有亲疏之分，她慷慨地敞开坚韧的臂膀，让每一双勤劳的双手分享安放在胸膛里的那份肥沃和坦荡。然后又张开双臂，让每一把锋利的锄耙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耕耘。一代又一代的山乡人，他们在长尾雉鸡的啼叫声中醒来，然后去晨光照耀的山地上播种。他们在躺满番薯的地垄上小睡，他们用花溪的泉水浇灌门前的梨树、李树。土豆，小麦，生姜、杨梅……不同的作物，以无限宽厚和丰富的馈赠，哺育了这一片山地的子嗣。

这种印记，还体现在隐性的层面，有关红色的记忆。1928年的秋天，一个挑着箩筐叫卖“盐虾”的后生，从岭脚村的茅草房里走出来，穿行在小岭头扬尘的山路上。这个光头赤脚的后生，十岁丧母，十五岁父兄相继离世。他孤苦伶仃，依靠打短工、撑船、卖缸度日。也许贫寒距离真理更近。思想的风暴在不为人知的暗处汹涌，后生剑眉常常不展，黑云压城，怎样才能迎来新的黎明？他，叫柳苦民，正受中共温岭县委的派遣，到离县城十五公里的坞根建立革命根据地。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在柳苦民的领导下，坞根筹建了一支农民武装。1930年8月，坞根游击大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。七百多名患难同胞，骨肉相连，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十年武装斗争中，红二师沉重地打击了浙南反动政权和封建势力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血肉之躯，就是这样，扛起了烽火岁月。

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近二十名有姓名、生平可考的烈士，如今长眠在坞根镇西山山麓。陵园肃穆，弥漫着经久不息的悲怆与沉痛气息。灰白色的坟茔，镌刻一行红色的名讳。柳苦民、赵胜、程顺昌，我一一读过他们的墓碑。安息在地里的人，用沉默消纳了世上所有的苦和累。看着家山的野花谢了又开，看着故园的星辰落下升起，他们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深厚的泥土。我伸出手，摸了摸石碑。坚硬的冷，热血凝结的冷，瞬间传递。这冰冷里，我读到了筚路蓝缕的艰辛，读到了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和信念。苍穹之下，一拨又一拨的生者，面对十五米高的纪念碑，鞠躬默哀。这冰冷，再度还原成热血，汩汩地流淌在后人的血管里。我的目光再一次盘桓在陵园，一个声音破空而来：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值得尊敬，托起这片土地的生命可以消亡，但是精神必定永垂不朽。

坞根的这一片山呀，着实是生长养育我们的躯体和灵魂的地方。

游学南国 诗意满囊

胡不归/文

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，那么，何不让它们结伴同行来一场蓄谋已久的背叛，用笔画的针线将遇见的景人情感编织进文字的布帛里呢？

一

阳光轻柔，扫却午后的灼热。踩着台风的尾巴，登上北上萧山机场的大巴。满载亲友的叮嘱与祝福，赴一场半月之旅。一声鸣笛化为一串长长的“再见”，轻轻压在三位老师和二十八位学子的心间。

此行是期待，期待最美的遇见；此行是历练，历练更强的自己；此行是碰撞，碰撞文化的火花，渲染彼此精彩。

一路晴雨不定，一路欢笑不断。眼里盛满盛夏热光，我们正悄然改变：我知道此行与独行的不同，此行是尽职独行是尽兴；你收敛了高亢的音调，你分享起小份的零食，你轻轻地喊我“老师好”……我在心里默默享受这行走的快乐。

二

昨夜辗转，子时即醒，再难入眠。我想：一个人居家太久就会向往外面的精彩，打破固有的模式做一番生命的尝试；而一旦领略过旅途的欣喜和风雨，才发现家是最温馨的港湾。我见过许多轻飘飘出走又沉甸甸回归的匆匆背影。

我们当然属于前者。五点起床，二十分钟后出发，早餐是在风里吃的。带着蒙眬睡意居然看见火红的太阳直射着金色光圈，照我们去往萧山机场。

晚点半小时的飞机挡不住热情的脚步，待坐定海航波音737，透过舷窗看见最震撼的云层。那是纯粹的白，不掺任何杂质，是织女的白纱，是大朵的棉花。很有规则地排列，形成白的波浪白的山峰，峰谷分明。仿佛置身白色海洋中的船帆，随波起伏，我们正赴瑶池参加王母盛宴，超脱肉身之躯，飘飘，不在人间。

悠悠荡荡，乘务员柔和的声音特能催人入梦，梦里揽明月与灿星赏琼花与仙露，迷醉。

柔声再度响起，就要降落宝安机场。右侧，一江碧水荡漾绿波，一架长虹横亘南北；江岸，或鳞次栉比，或星罗棋布。这就是和改革前沿之地深圳的初见。

只是转机，我们只能在机场盘桓。直上四楼，徘徊在巨大的蜂巢状的穹顶之下，巨大的广告牌和精美的食品让人误以为在高档商场。

忙里偷闲的孩子，手持一本《疯狂英语》模拟异国情景，联机一局“楚河汉界”摆脱旅途劳顿，摆上一册暑假作业开启学霸模式。一股清流缓缓从心间滑过，我听见禾苗拔节的声音，低沉但动人。

黑暗的翅膀抖动三下，夕阳就沉入山坳不见。腾空而起的飞机载着我们飞越南海跨过赤道，直指此行目的地——奥克兰。等明天醒来，我们就这样轻轻地走进冬天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木棉花开（三十七）

不惑/文

“我想去一趟广州。”木棉蹦出这句话，让三爷不由得震了一震。

他盯着木棉，木棉丝毫没有回避，也这么直视着他。三爷从她眼睛里看到了和她柔弱外表不一致的倔强，感觉木棉是认真的，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广州是个开放城市，不比清江镇这样的小地方，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何况路远迢迢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形单影只，去了怕是不安全！”

“梅芳是一个人去的，她现在也是一个人在广州。”木棉平静地说，“你把地址给我，我会小心的！”

“我知道你们姐妹情深，但这真不是可以开玩笑的。”三爷正色地说，“过几天，我会亲自去一趟。你就不要胡闹了！”

木棉本想说可不可以跟着一起去，又担心一男一女多有不便，而且到了广州，让梅芳看见，怕会生出不必要的猜忌，便把话咽了回去，只说：“那好，你一定要把她劝回来，外面的钱虽然好赚，也比不得有朋友在身边！”

说完，木棉便向外走去。三爷问：“这就走吗？”

“林洋的邀请，你不是都听到了吗？”木棉一边说一边走，头也不回。

三爷也不拦她，只在身后问了一句：“学校放暑假了吧？今天晚上你住哪儿？”

木棉的脚步顿了一顿，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她，因为租住的房子已经结过账了，虽然铺盖还没搬走，但却并不适合再住。正犹豫间，三爷说：“生日晚会结束后，如果没地方过夜，你可以回来这里，梅芳住过的那个房间还空着。”

木棉回头看了三爷一眼，而后转身离开。

木棉并没有真如自己所说去了林洋家，因为她并不打算在他家待多久。她准备等他们吃完晚饭去送份生日祝福就好。于是她便去了书店，一是想挑选一本书作为林洋的礼物，二是准备就在书店消磨时间，磨到他们晚宴结束再去。

当她沉浸在书中的故事情节里无法自拔的时候，冷不丁有人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。她条件反射激烈，把书都吓掉在了地上。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，木棉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章大树，你是要吓死我吗？”

“林洋猜得果然没错，就知道你不会主动过去的，让我过来叫你。没想到你没在三爷发廊，竟然躲到这里看起书来了！”章大树捡起地上的书说，“《简·爱》，呵呵，你跟这女主角的性格倒是有几分相似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书店？”木棉拿回他手里的书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好歹跟你初二初三两年同学，现在高中文科班又是同学，你的这点爱好都不了解，我还怎么称得上是你的死党？”章大树阴阳怪气地说。

“行了行了行了！给你点阳光就灿烂！”木棉有点不高兴地说，“被你逮住了，没啥好说的，那就走吧！”

“你说你这个人吧，和林洋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？他没得罪你吧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婆婆妈妈！”章大树异常纳闷地说。

木棉本想告诉章大树有关林洋那封情书的事情，又觉得这事还是不提了吧。本来只是自己尴尬，更多的人知道了，别扭的气氛就扩散了。

木棉掏钱买下那本《简·爱》，就跟随章大树一同来到了林洋家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在海城县乡村，拥有一栋三层以上的楼房算是家境了得的，而林洋家，就有两栋五层楼房，而且还是前后均有阳台的。且楼房的边上，还盖着一溜两层平房作为厂房。果然是有钱人家啊！

（未完待续）